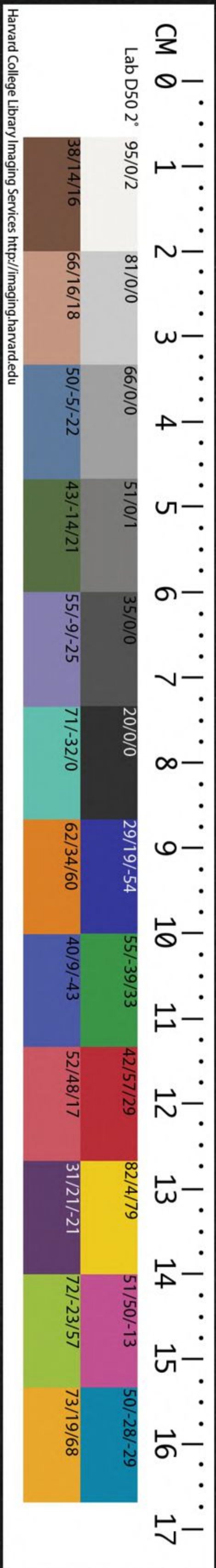


T 717/4414 (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8 1960



春秋左傳綱目定註十九卷

襄公六年

經

丁巳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

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

楚解公所正楚人使公親禭衣死人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

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先使巫被除殯之凶

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茢黍稷周禮註曰茢茗芻乃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二月癸卯齊人葬

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別葬北郭

茢音列

被音弗

禭音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印

經夏五月公至自楚

傳夏四月葬楚康王

經不書葬略夷狄也

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知音夾

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楚知敖

楚康

王子熊

王子圍為令尹

園康弟

代之昌

君弱令尹強不相宜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強草喻楚君之弱言物不兩

盛為昭元年圍弒却敖張本

公還及方城

取卞邑

使公冶問夫問公起居

璽書追而與之

公冶致

與之曰書辭聞守

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辭公冶致使而退

及舍而後聞取

後發書而

祗音支

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

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祗益疏我

強上声

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以季氏疏已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詩切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五月

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焉

終不入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言季氏欺其君以季孫見取邑何必使我往使

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公治

欽去声

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

葬我

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傳闕

經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獻公卒子襄公立

經闕

傳堊靈王

不書魯

鄭上卿有事

時鄭簡公在楚鄭子展使

子展使

印段往

往周伯有曰弱不可

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

不猶愈乎

與其不遣人往周會葬官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

詩小雅監不堅固也故跪也言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馳騁於四方

誰敢安居

言我固事晉楚乃王

事無曠何常之有

供王室之事無有曠

遂使印段如周

周衰卑

於晉楚

閻音昏

經閻弒吳子餘祭

閻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

祭側界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

吳則越俘之使守舟吳子餘

祭觀舟閻以刀弒之

言以刀明餘

經闕

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即罕虎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子罕貸

未熟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故以父命也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

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言鄰近

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

氏貸而不書司城即子罕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粟者貸

子罕又為宋大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鄭之罕鄭子宋之

樂罕氏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民之歸也

所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厚施而不以為德宋之樂其以宋

升降乎言將與宋為盛衰

為去声

左傳同定主

言將與宋

二

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祀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

以攝卿行

游吉說
晉城祀

傳晉平公祀出也晉平公故治祀治其地六月知悼子

知音智
大叔音
泰下同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知悼子即晉荀盈孟孝伯即仲孫段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

叔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太甚其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將如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諸姬也

也言晉不憂諸祀而獨城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

是棄其誰歸之晉姬姓也棄我諸姬所厚吉也聞之棄同

反
比毗志

即異是謂離德棄同姓就異姓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其誰不恤鄰近之親其誰旋旋而歸之

經闕

傳齊高子容止與宋司徒定華見知伯荀女齊相禮司馬儀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自司徒

侈驕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遲速何如對曰專則

速及禍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專則人實斃之句將及

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華定出奔陳傳

經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范獻子來聘即士拜城祀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叔執

召音卻
黨音掌

女叔齊
不盡治
肥田

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公室卑微

以備三耦故取於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所謂取於家臣者此也

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所謂公臣不足者此也鄆鼓父黨

叔為一耦二人亦公臣○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肥田使魯歸前侵肥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嬴曰齊也取貨人夫

所歸少故不書謂女叔齊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尚當取貨於魯故不盡歸肥田

齊而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八國皆晉所滅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

國多矣誰得治之武公獻小國誰得治晉而取其地肥夏餘也肥夏之後而即東夷雜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

好去声
毋音無
焉音煙

好去声

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時書魯之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瘠魯魯以肥肥且

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恠夫

經肥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肥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

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

肥子無削其爵者舍楚子爰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傳肥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

經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

同於上國○吳始聘始書子始君臣並見吳驟強也

說音悅 **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悅其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人心雖好善而智不吾

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

以堪之不謹於舉賢何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下皆各依其本

曰美哉聲美其始基之矣二南王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

不怨矣未能安樂然為之歌化之基武王伐紂分其地為

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

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吾聞衛

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

好去声

吳季札

召音即

叩音佩 鄭音庸

傳

吳

公子

札

來

聘

見

叔

孫

穆

子

說

之

謂

穆

子

曰

子

其

不

得

死

乎

壽

不得

以

好

善

而

不

能

擇

人

心

雖

好

善

而

智

不

吾

聞

君

子

務

在

擇

人

吾

子

為

魯

宗

卿

而

任

其

大

政

不

慎

舉

何

以

堪

之

不

謹

於

舉

賢

何

禍

必

及

子

為

歌

周

南

召

南

猶

未

也

猶

有

商

紂

然

勤

而

不

怨

矣

未

能

安

樂

然

為

之

歌

叩

鄘

衛

三

監

叛

周

公

滅

為

之

歌

曰

美

哉

淵

乎

憂

而

不

困

者

也

深

淵

也

幽

王

過

西

戎

之

禍

平

王

不

行

於

天

下

風

俗

下

與

宗

周

頃

滅

故

憂

思

猶

有

先

王

之

為

之

歌

齊

八

詩

第

曰

美

哉

泱

泱

乎

大

風

也

哉

決

決

乎

大

風

也

哉

有

大

國

之

風

聲

表

東

海

者

其

大

公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說音悅

論樂

叩音佩

鄭音庸

康叔

武公

之德

如是

是其

衛

風

乎

九世

孫

皆

衛

之

令

德

君

淵

也

深

淵

也

幽

王

過

西

戎

之

禍

平

王

不

行

於

天

下

風

俗

下

與

宗

周

頃

滅

故

憂

思

猶

有

先

王

之

為

之

歌

齊

八

詩

第

曰

美

哉

泱

泱

乎

大

風

也

哉

有

大

國

之

風

聲

表

東

海

者

其

大

公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東

乎

從夏則大矣及襄公佐周平王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

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國閔元年晉獻

公滅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

也泂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作儉大而為之歌唐詩第十

也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

叔虞始封之地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歸美為之歌陳詩第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於堯為之歌陳詩第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主自節以下無譏焉

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而不言怨商紂之政其周德之衰乎

先王之遺民焉猶有殷王餘俗為之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

德以正天

下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其文

王之德乎

節音檢

倨音據

樂音洛

施去声

底音即

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

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

神曰至矣哉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

明者易至於屈曲者易至於屈撓

故以不撓為德遠者易至於撓

矣反覆者厭棄之漸哀而不愁

以德自守常日新矣哀而不愁

賈廣而不宣其德弘大故用之不已而不宣揚

利之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

流制之以義雖常五聲和八風平

節音朔 頌有殷魯故曰 見舞象箭南籥者 象箭舞者所執南籥以

盛德之所同 曰美哉 儀容 猶有憾 文王恨不及 見舞大武者 武王之樂 曰美

哉 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 武王興 見舞韶濩者 湯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慙德 聖德弘大猶 聖人之難也 聖人處世見

舞大夏者 禹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勤勞水

自矜其德非禹之功 見舞韶箭者 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憍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

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

欲得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

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其出聘也通嗣君

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伏諸國大

韶濩音

節音箭

憍音道

季札論 諸國大 伏

說音悅 難去聲 下並同

敬音軒 入聲

縞音高 紵音除 並上聲

瑗音院 緇音秋

也 吳子餘 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 盡也 若政權未有所歸齊 故晏子囚陳桓子以納

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 見子

產如舊相識 見如故交二子 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帶

帶也吳地貴縞鄭也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侈指伯有明年

適衛 說遽瑗 伯史狗 史朝之子 史鮑 史魚之子 公子荆 字南 公叔發

公叔公子朝 札見此六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 孫文 聞鐘聲焉 樂擊鐘之聲 曰異哉吾聞之也

三傳國目正生 卷八十九

左傳經曰定公十四年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辨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恐懼脩省猶懼夫子之在此也猶燕

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服

豈可遂去之宿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

三說叔何將行謂叔何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晉君汰

自賢其臣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於難

傳闕 經秋九月堯衛獻公無傳

燕音煙 經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冬仲孫羯如晉

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鼫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鼫子

子雅放者己未出高止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者奔高

止好以事自為功好掠人之善且專故難及之且專權故

其○冬孟孝伯如晉孫即仲孫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

傳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子十月庚寅閭丘嬰帥

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選邑於君齊人立敬仲

之魯孫燕敬仲即高僉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人城縣而寘旃旃猶之也晉人善高豎致○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即子哲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汝世為行人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

押謀論 國事

為難並 去声

好去声 難去声

燕音煙

強上声

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

禪謀音

解二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謀曰是盟也其

長上声

與幾何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巧言詩屢

紆音舒

亂則情疎此禍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

下音

紆也然明曰政將焉往鄭政將禪謀曰善之代不善天

下音

命也其焉辟于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

下同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為世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天又為子產驅除伯有使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經

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却敖書楚子遠罷

罷音皮於中

國矣

穆叔知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即位穆

情遠罷之

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

焉與音

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我輩小人食其祿而

將與同

於君之命令而不能免於罪固問焉不告再三問之穆叔

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言王子圍將有

蕩即遠罷助之匿其情矣遠罷不言其為政是助子圍藏

將與其事却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經

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

與否在此歲也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知決在今年馬哲良伯方

好去声

趙武用
絳縣若

食音嗣
長上吉

與音預

爭未知所成二家方爭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若得

我不知其政而得見乃叔何曰不既和矣乎前年大夫已與兩

氏對曰伯有侈而悞恨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外貌雖和猶相怨恨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眾也城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以無子息故自受後有與將

與疑年見其年老使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年紀不

紀年謂夏正月也言但記臣始生之歲自正月一其季於今三

之法謂夏正月也言但記臣始生之歲自正月一其季於今三

之一也其素至今日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吏走問諸朝皆

臧音咸
虺音毀

知故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筐之歲也在文

是歲生人以是歲也兼言此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

于臧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叔孫得臣

伯曰僑如穆子曰豹獨虺無聞宣七十三年矣自乙巳至

七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曰晉太史亥有二首六身古亥

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下二如身下亥字上二畫豎置是其

日數也此是老人始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士文伯即

弱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四百四十五甲

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六日以其

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四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日十

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趙武問絳縣大夫為誰召

之而謝過焉趙孟以老人為賢召而見曰武不才任君之

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

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老年人以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以為絳縣師而廢其

與尉以老人為絳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宿曰晉未可媮也媮薄有

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即士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

焉備咨問謀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任其君師其朝多

君子而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夏

四月乙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

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綱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景公弒靈

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天子弒景侯終子庶言

綱五月甲午災天火○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佖夫弟

以惡王殘骨肉○王子瑕奔晉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

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秋七月叔弓如宋葬

傳初王儋季卒儋季周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愆期周卿士過諸廷愆期後聞

其歎而言曰此曰字以下烏乎嘆必有此夫廷之權入

以告王且曰必殺之靈王且語王必殺括不感而碩大視

復音福

使去声

語音御

媮音愉

度音鋒

女音汝

難去声

般音班

太音泰

共音恭

儋丁甘

反見音

現單音

夫音扶

五車岡目定主

義公九卷

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顏容不戚而志願甚大自

之心有他圖矣不殺王曰童子何知童子謂及靈王崩僖

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弟佞夫弗知故不知戊子僖括

圍周逐成愆為邑大夫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

毅單蔑其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括瑕廖奔晉括瑕廖皆僖

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佞夫不知故

從告大音泰○或叫于宋大廟也叫呼曰謔謔出出謔謔熱也出鳥

鳴于毫社殷如曰謔謔為聲如曰謔甲午宋大災宋伯姬

卒待姆也姆女師伯姬待姆而君子謂宋共女而不婦知

女之道不知後下堂故為火焚死女待人女子湏待婦義事也婦從宜以處事

為婦之道女女待人人乃敢行婦義事也可也時伯姬年

子產知陳必亡五十○經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恃此禾粟之多城郭之固而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

卑大夫教政多門政權不一以介間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

十年矣為昭八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傷伯姬

故使卿共葬

緡鄭良霄出奔許嗜酒荒淫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鄭人

殺良霄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地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為

馬音煙夜之飲奏樂於地室之中至天明伯有朝者曰公焉在家

之家臣來朝者已至而飲酒猶未已臣

教音傲

時音止
又音市
過音戈

大音泰
下同謔

音僖出
如字

如音茂
又音母

共音恭
下同

子產知
陳必亡

共葬

嗜酒荒淫

不言復入

地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為

臣

故謂伯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之別名皆自朝布路而罷布

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之別名皆自朝布路而罷布

也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前年既和今又

使于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及伯有酒醒而後知家燬身出遂奔許許大夫聚謀大

夫聚謀所以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志書也云亂者取之亡

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滅亡者推而賊之安存者固

其罕子國子豐公孫同生三家本同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

利罕皮馬哲豐段同生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

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人或告子產當

家之強以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

共攻伯有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

所敝國家之有禍誰誰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強能直

三家未能則姑成吾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之死

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印段從之義子子皮

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人謂子產也言子產不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夫子謂子產加禮於死者為

知遂自止之子自留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皆受盟

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祖盟國人于師

之梁之外鄭師之梁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怒其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喜不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

不與音預 預音豈 頤音結 頤音介 甲音

之瀆入墓門鄭城門自城因馬師頤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五傳明定主 甲音 門音 也音 用音 襄音 庫音 之音 兵音 甲音 以音 伐音 鄭音 伯音 之音 舊音 北音 門音 駟音 帶音 率音 國音 人音 以音

伐之駟帶子西之子皆召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

此吾從天所與子哲伯有皆子產兄弟伯有死於羊肆市列

也子產祿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鄭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幹也國有禮乃立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謂子產行禮

誰去聲產是殺有禮之人也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及復命于介介

也使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地名與子上盟用兩珪

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沉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

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

於子驕之卒也子驕公孫蠆將葬公孫揮與裨諶晨會事

焉往會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見伯有之門子羽曰其莠

猶在乎公孫揮以莠喻伯有問其猶在於是歲在降婁歲

星降婁奎婁也歲降婁中而旦周七月今五月也故禘竈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故言伯歲不及

此次也已歲星不再及此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

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

婁果如禘諶歲不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羽頡

出奔晉為任大夫馬師頡出奔晉雞澤之會年在三鄭樂成

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與之比羽頡

也比言伐鄭之說焉羽頡進伐鄭之以宋之盟故不可約宋盟

祿音遂
枕歛並
去声

誰去聲
介音界

質音致

莠音有

降音杭
下同

姬音祖

任音壬

左傳句解

卷之七

七

兵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傳 冬十月葬景公無傳

經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 申無

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字 善人國之主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

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虐殺為掩是將禍國家也 且司馬令尹之偏

佐而王之四體也皆股肱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

以禍其國殺為掩是斬文王之體 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弒靈王傳

經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旱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

出會求財○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足以為盟主也 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傳言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為去声

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謀以財歸宋冬

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北宮

鄭罕虎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既而不能

踐其言 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

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 又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偽言當善慎卒止 不信之謂也恐其不信不書

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

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 為上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

夫音扶

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生

經闕

傳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讓之辭曰國小而偏近

子產先安大族

大族大寵多公族盛大而不可為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

相去声

誰敢犯子虎子皮名言虎帥公族以子善相之善輔國無

大音泰下同

小唯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能事大故為大國子產為

要平声

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也有事欲使子大叔

要平声

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為大夫當共憂國事子產曰無

要平声

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要平声

其在人乎若人皆得其所欲以從國家事而要責其成非我有成

焉音煙

於邑邑將焉往邑猶在鄭子大叔曰若四國何鄰所笑子

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非相違矣四國何尤

佐焉鄭書有之鄭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後國家安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待其歸而既卒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也卒終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伯石大史退

則請命焉及鄭太史既退伯石復命之又辭辭又偽如是三

乃受策入拜伯石乃受策命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

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

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洫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

夫為井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大人謂泰侈者因而

子產使民以義

惡去声

子產使民以義

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豐卷字子張將祭於家請田以備祭不

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家臣之祭取足子張怒退

而徵役豐卷召衆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

褚音楮又音貯

焉并還其田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

故畜藏後者畏法取我田疇而伍之並畔為疇兼并者失志孰殺

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事經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經闕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見孟孝伯語之

穆叔料二孟及晉政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言語苟且不以治民之主且年未盈

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

者其韓子起韓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便季武子

道之善君子也君子之言韓起有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

早備魯若不早樹立善交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

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及至政在大夫

夫貪誅求嗜欲無有厭足此時魯不堪晉求孝伯曰人生

幾何誰能無偷苟且之心朝不及夕將安用樹朝之所為

安用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立善

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又與季孫語晉故語晉之故如與

孟孫季孫不從其言不能用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

侈家平公失政故政在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見其弱魯

不堪魯不能當晉之誅是以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子尾即

晉人執季孫意如如使帥師以伐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

害欲以計殺嬰我伐陽州不書不為也

我伐夏五月子尾殺閭丘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

工倭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四子嬰之出群公子乃逐

之難復昭十年樂高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

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已亥仲孫羯卒

大音泰 夫音扶 從之今尚書太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襄公欲從楚故若

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

其拱璧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納璧於御人

御人由是得罪魯人薄叔仲帶之所為○立胡女敬歸之

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

以致○已亥孟孝伯卒終穆言○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

子稠齊謚歸姓也穆叔不欲立稠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

之無則立長無母弟則立庶年鈞擇賢庶子同年生則義

由反大音泰長度昭公不

婦大計交稠直度昭公不

音泰長

上声適音嫡

鈞則卜年德又同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子野已非適嗣何必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在憂戚之中是謂不度不合法度不度之人鮮

不為患必為國害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其後三十五年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二易衰至葬衰公特昭公所著衰

衽如故衰衽裳下也衰已三易其裳下於是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復如舊衰可見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

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不能終也公孫于齊傳

經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來會葬於是始○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怠惰於位兆於死所矣有

兆能無從乎能無從之而死乎為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平公以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魯國喪君

未出子產盡壞其館之垣垣而納車馬焉使車馬由士文

伯讓之士文伯名句字伯瑕此士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

盜賊充斥致使盜賊充斥盈刑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無若屬國之諸侯辱來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

閭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所以使吏人完固客舍高為館

使者不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雖汝從者

他國賓客來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以草

子產壞晉館垣

開開音

扞宏

使去聲

從去聲

下同

者將如之何

其音恭而繕治完固之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若人人皆毀其垣

以待諸侯賓客句文伯名使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

寡君使甸請命請築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間於大

國誅求無時誅責需求於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盡索鄭國土地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間

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未知與晉君相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納則為

晉君府庫之物然非獻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

蠹以重敝邑之罪若暴露於道路則恐天時晴燥雨濕不

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宮室卑庠無觀臺

榭晉君所居宮室務從卑小不作闕門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殿繕修惟諸侯之館舍則崇大之使如公寢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司徒掌邦土故使巧人以時填館

宮室巧人塗者使之以時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

僕人巡宮僕人掌巡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賓之僕從

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各瞻視客之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其物以待群官各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實得速去憂樂同之事則巡之賓之憂樂晉則同

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不知者教導之賓至如歸

無寧菑患賓至客館百用備給如歸私家見遇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而諸侯舍於隸

若人人皆毀其垣何以應諸侯之命

介於大

悉索敝賦以來

間

不敢輸幣亦不敢

其得輸

不時而朽

不敬之

宮室卑庠無觀臺

以崇大諸侯之館

使如公寢

不繕治

以時填館

設照

僕從

各瞻視客之

公不留賓而亦

其好惡事之得失

賓至如歸

不畏寇盜

而諸侯舍於隸

其音恭

句本作

巧古害

友

間音閑

見音現

下同

暴步卜

友下同

庫音婢

又音卑

觀音貫

榭音

易去声

巧音法

填音查

耳

樂音洛

留音炎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而諸侯舍於隸

而諸侯舍於隸

而諸侯舍於隸

而諸侯舍於隸

而諸侯舍於隸

而諸侯舍於隸

而諸侯舍於隸

人舍如隸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迫迫不能容車又

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水潦無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召見之命測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

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若獲薦進幣修垣而行去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反命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

隸人之垣以羸受諸侯垣審誠如徒隸所居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有加敬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晉人乃改築待叔向曰辭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諸侯皆恃賴之若之何

羸音盈
好去吉

夫音扶
或以夫

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絳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詩人知辭

經鄭子皮使印段如楚時鄭伯在晉故言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國之禮

經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

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公弒展輿立又

廢之犁比公虐暴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

子弒之乃立展輿自去疾奔齊齊出也其母吳出也

明年奔吳吳為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密州言罪之在也

罪在鉏也傳於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

為下句
首輯音
集絳音
亦

經闕

比音毗
下同

經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狐庸巫臣之子也 成 通路也 吳

屈狐庸 趙文子問焉曰 **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 延陵州來 巢

論季札 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 閹戕戴吳 在二十九年 天似啟之何如對

曰不立 季子不立為君 是二王之命也 此乃諸樊戴吳 非啟季子

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 嗣君謂夷味 甚德而度 德行修而度量廣

德不失民 民歸 度不失事 審事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

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

國不立 其三兄雖欲傳用 與之終不肯立

經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即北宮佗 宋

之盟故也 二十七年宋盟云晉 過鄭印段廷勞于 **渠林** 往

也渠林 如聘禮而以勞辭 如聘問之禮而 文子入聘 北宮

鄭地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迎文 事畢而

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

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詩大雅濯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 有禮以節其政如 何患之有 此以上 子產

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

文 貌美才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知諸侯 而辨於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凡諸侯之臣其

位之高下人物之貴賤才具之裨 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 謀於寬閑之野則得其所謀謀於喧囂 鄭國將

閹音昏 戕在良 反

廷音旺 勞去声

下同

八音泰 報印段

子產 能而使 斷音鍛 下同

三傳綱目定本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犬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
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

經闕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事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早見曰朝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為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止然猶防

怨作威防怨豈不畏懼而止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

道音道

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治水之道不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治人之道不如聞然明曰即發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

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

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經闕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

子產不可使治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言吾愛其謹厚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不可使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子產不可使治
欲子皮
用尹何
少去声
愿音願

厭音壓
下同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也棟所以架椽棟毀折則椽崩榱屋壞則人將覆壓故言僑將壓焉敢不盡心以言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裁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官與邑乃吾身之所恃以為庇蔭而使

學者製焉顧使學為政者裁製其官邑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

不亦多乎此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

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射御乃能執獲禽獸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若未貫習則必敗其功績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虎子皮名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衣服則不使人學製是知而慎之官邑則欲使

遠去声

人卒製是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非子言則吾他日我

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往日我自言曰子治鄭國我治吾家

庶幾可庇吾身今而後知不足今乃自知智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從今雖吾家事亦聽命於子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面不如吾面吾心

豈如子心安敢使子之家事皆聽我而後行也抑子皮以

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委任之力

傳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雖使

國之志必不善終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

經闕

北宮危論威儀

左傳圖目定主

卷八十九

十五

不免後令尹得國之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慎重威儀乃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

民上不可以終君臨之所不取法而居民上以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法效謂之儀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令聞長世畏而愛之則非暴虐之威法而象之則非具文

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保宗族利國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

也順是君臣以下至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士農工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如風詩刺衛頃公故曰衛言君

春秋左傳綱目定註二十卷

晉 杜 預 元 凱

宋 林 堯 叟 唐 翁

明 李 廷 機 爾 張

昭 公 一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

六年故王入于成 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

齊 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董立

齊 景公 七年

秦 景公三十六年○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夷昧三年○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一名光諸樊立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傳 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經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虢鄭地尋宋之盟讀舊書

招音詔 加牲

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

子羽却楚逆女以兵 段子石也伍舉將入舍就客 鄭人惡之懷詐 使行人子羽

與之言乃館於外舍於城外 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 子產患之

從去音 大音泰 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城外

行昏禮 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令尹即公子圍伯州

羽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孫豐氏公

將使公孫段之女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

王圍 之父若野賜之是若於城外為墀 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使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從卿禮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

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 將不得為寡君老大

稱老懼辱 其蔑以復命 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

禍心以圖之鄭之婚楚本欲恃楚以安靖其國家今 小國

失待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

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以鄭婚楚為懲且莫不恨楚不

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之人其敢愛豐氏之祧豈敢愛豐

廟不使楚行婚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示無弓許之正

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鄭地宋之盟也宋盟在襄初

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軟今令

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不戒懼又如宋得志子木

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詐謂衷甲况不信之尤甚

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楚若再得志以子相晉國

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再合諸侯十五

年會夷儀二十三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服齊狄

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秦晉為成

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師徒不頓勞國家不罷故民無

謗讀誹諸侯無怨天無太尖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

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善

賜之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久之心武有仁久之心是楚所

以駕於晉也子木稱兵是有禍人之心武欲弭兵是今武

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

行之譬如農夫是穢是糞除草曰穢雖有飢饉必有豐年

趙文子不患楚詐

重去声相去声

淳音純淫音皮讒音獨

穢音音標袞

三直商自定主

四

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

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

代入憂國弱云代二子子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

齊子雖憂弗害害是齊惡云雖憂何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周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室乎兆憂已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三月取鄆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

使去聲 下同相 去聲 為去聲 誼音脛

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而魯伐莒潰齊盟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相佐欲求貨

於叔孫豹而為之請求貨賂乃代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

弗與叔孫不梁其蹏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言人有貨賂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是禍之也何衛之

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衛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既為垣墉而有隙可窺有壞可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而露其惡則吾雖怨季孫魯國何罪雖怨季孫伐莒以累

平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

雖去声 下同

趙武求 楚釋叔 孫豹

辭音辭 下同 汚 音烏下 同

也然鮒也賄弗與不已然樂王鮒好賄若不肯止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畫故裂趙孟聞之曰臨患不

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圖國忘死貞

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併

而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

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

不辟汚不避出不逃難不苟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

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此患難之來皆由於汚勞而不能

能是二者又何患焉若能不避汚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

赦有罪不伐又賞其賢又赦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

之視遠如邇不視楚之遠如在近境疆場之色一彼一此何

常之有今衰世疆場暫屬於彼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

其封疆正其封疆而樹之官立官以守其國舉之表旗表貴賤而

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

虞有三苗三苗饗餐夏有觀扈二國書序以載故與有扈

商有桀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自

無令王諸侯遂進遂猶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狎更也強

更主諸侯恤天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憂恤其篡弒

其侵伐之小事便足主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

觀扈音 館戶 洗不 姓印音

烏音煙

濮音卜

能辨焉言主盟無常誰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願盟過

與音預

也若吳濮有過於楚楚之為執政者莒之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言不必煩諸侯魯集鄭為日久矣

亢音抗

苟無天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苟不為莒國社稷之大去

煩宥善莫不競勸去煩細之事宥善良之善子其圖之固請

叔何料

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詩

楚公子

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事畢趙孟謂

叔何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令尹疆

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雖成事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

四二

弱而安之以臣之強勝君之為當然疆不義也是臣強不義而疆

其斃必速斃是速取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詩

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令尹為王必求

至滅亡言雖赫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諸侯

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將往從楚之強若獲諸侯其虐

滋甚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必不夫以疆取恃強而不

義而克必以為道勝身既不義而又克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矣居天位為十二年楚弑靈王傳

經闕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戒享禮終受所戒趙孟賦瓠葉詩小雅義取

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

左傳綱目定注

召公十卷

有

夫音扶

曰趙孟欲一獻以獻詩義取薄物而子其從之子皮曰敢

乎言不獻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趙孟謂及享

且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自以今非聘

私語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謂子皮乃用一獻趙

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穆叔賦鵲巢詩召南言

鳩居之喻晉君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詩召南言

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義

可以存公侯惟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

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菜大國能省察穡子皮賦野有

死麇之卒章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

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賦常棣詩小

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常棣詩小

且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也可使無吠

以安靖龍狗可使無驚吠之恐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

拜三大夫皆兄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

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復見此樂趙孟言吾不

經闕天王周景使劉定公劉勞趙孟於穎水館於雒汭水曲

禹吾其魚呼無禹則洪水汎濫吾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其力子盍

續此音

五車圖目定主

乙

龍武江

反

兕徐履

反

樂音洛

趙孟不

劉夏知

年

勞去声

汭如銳

反

績或作

續此音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勸趙孟使纂禹對曰老夫罪戾

秘焉音
煙下同
語音御
知音智

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吾輩唯欲苟免目前
不能念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

趙孟之謂乎八十曰耄耄亂也言人至老為晉正卿以主

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朝棄神

人矣民為神主不恤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言將死不即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神所忿怒不歆

就其叛不即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孟卒起本○叔孫歸魏會

叔孫不
見季孫

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曾天謂

曾阜曾阜叔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魯

國褊小但以能相容忍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

曹音古
贏音盈
惡去声
蹶音枵

其外日中不出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言叔孫

外數月季孫一旦相賈而欲贏而惡蹶乎譬如商賈求贏

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魯有柱季孫猶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公孫黑

經闕

又使強委禽焉黑即子皙禽鴈也納采用犯懼告子產子

子南子
皙爭妻
強上声

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此乃鄭國政令不唯所欲與

唯子意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使女弟皆許之從其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帛子子南戎服入左右射

超乘而出子南即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

召公十卷

好如字
又去声

子產數
子南罪
鈞音均

女音汝
下同

長上声
下同

如字

也子哲誠才美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哲怒

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

之及衝擊之以戈交道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

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言我以好往見子南不知大夫皆

謀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南將擊我故為所傷鈞子南幼賤有罪罪在

楚也但年幼而官賤者宜當其罪楚子南名子乃執子南

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聽其

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哲上

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

從去声

子太叔
不私子
南

大音泰
為音煙
難去声

蔡蔡上
素葛反
下如字

鍼其廉
反

也兵其從兄子哲子南之從父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稱鄭伯之命言我不忍

宥放汝於遠地女可自勉速行遠去無增重汝之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

孫楚子將行子南將逐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太叔游楚犬

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太叔名彼國政也非私難

也彼謂子南被逐乃國之患難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昔周公攝政二叔流言周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夫豈不愛兄弟愛吉若獲戾子將行

之何有於諸游為明年鄭殺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

司馬侯
料秦公
子鍼

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景公弟其
母曰弗去懼選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

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侯為晉侯設

造七報
反

享造舟于河造車為橋梁十里舍車每十里為一舍用自

雍及絳雍秦都絳晉都雍絳相歸取酌幣酬酒幣也備九

齊其一以車歸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

秦續取其八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

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司馬侯問

女音汝

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即且曰秦公

子必歸必返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

秦鍼知
晉趙孟
不年

也人有改過維新之美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言我懼得罪為秦

奔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

曰何為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先君之德已在人心雖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言湏數

乃能陪斃其國家趙孟曰天乎命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幾

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雖無道而

是天猶佐助之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趙孟視陰曰朝夕

不相及誰能待五言朝所謀尚不及夕誰能待五年后

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也翫皆貪

艾音刈

鮮上声
稔而甚
反蔭於
金反翫
音玩愒
音開去

聲與音 預民之主而其與幾何能久

傳闕 六月丁巳知子華卒無傳○悼公卒莊公穿立

經闕 鄭為游楚亂故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

孫段氏君及臣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

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也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哲罪稱薰隧盟起本

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

子產弗討子哲強討之恐亂國故弗問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即太原穀梁傳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晉自

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稱衰也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太原也無終山戎崇卒也

而戰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阬群狄步兵我用车

險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困諸阬又克每

困於阬道今去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魏舒自乃毀車以

為行車乃自毀其屬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

伍分為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不肯棄車斬以徇魏舒報

三伍吳不恨所為五陳以相離道阬難於用眾故臨時之宜制

為五陣不相聯屬易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於進退如下文所云偏為前拒其居前之陣名曰兩一也其居後之陣名曰伍

曰參四也其前拒之陣名曰以誘之為離合之陣霍人笑

之失笑其未陳而薄之乘狄人未陳大敗之能用善謀

去上声

經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國逆而立之曰入。○前言齊無

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
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
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莒展與出奔

吳侯故不稱爵

傳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削奪其祿秩也公子召去疾于

齊前年去疾奔齊今群公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

召之故從國展與奔吳吳外

經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

傳叔弓帥師疆鄆田正其封疆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

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與黨大厖君子曰莒

督音茂 一音謀 厖武江 反

夫立具

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展與不終立為君以人可棄乎詩曰

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競強也 言莫強於用人

傳闕

經葬和悼公無傳

經闕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何問焉曰

子產論 晉侯疾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二神為禍 見於卜兆史莫之知

駘音迨 崇音粹 闕音過 能如字 又音耐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

實沈高辛居于曠林不相能也二子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

討也尋用后帝不臧后帝堯也 善二子所為遷闕伯于商丘宋地 主辰祀

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之先相土封商丘 是因闕伯之國故商國祀

辰遷實沈于大夏晉地 主參 參水星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

商唐國歷夏及商世為諸侯其李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

震本作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胎為震太叔成王之弟叔虞夢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之名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將與

國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星之分野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

晉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主祀參故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也裔遠也玄

子臺駘能崇其官之崇宣汾洮通汾洮障大澤障障以處

大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嘉其功封

沈沈音審如姚音似尊黃實守其祀四國臺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四國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祀於汾川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癘疫音抑此二神所降災福不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崇之有水旱等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特於是乎崇之有風雪不特之

樂音洛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

神又何為焉實沈臺駘不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書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中君子分為四時

之始故以聽治國政日中為市衆之所聚故以訪問可否

日之所為夕而念之故以修節號令夜氣所在良心可復

故以安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壅謂氣止而不行閉謂氣塞而不通湫謂氣聚而不

惡去聲

省音生

而氣體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使此心不明爽而以今無
 乃壹之則生疾矣今晉君無乃惑女色而有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不以其同姓充其生不殖殖長也蓋男女同
 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而得吉遠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遠此壹四時取同姓二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別其姓氏者古人所慎而不敢為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其
 乃由是生疾也夫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也為治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言公平時若據異姓去同姓於四姬進
 美盡而叔向曰善哉御猶有減省則病猶可已若無減省則必
 生疾矣前此未聞此皆然矣時取同

醫和論

晉侯疾

佑音又

降音絳

下同

容彈矣

姓比日如子產之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向送叔叔向問鄭故焉且問
 子皙對曰其與幾何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入怙富而果其上
 無禮而剛故好陵犯於人怙富而驕故敢卑弱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晉侯聞
 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
 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治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如蠱惑
 非鬼非食非由鬼神飲食惑以喪志或女色良臣將死天命不
 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非不
 可近但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遲速本
 當有節末以相及其為聲也由遲而速由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
 末以相及本而未以成中和之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
 容彈矣降還退也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於是有煩手

左傳綱目正主

召公十卷

十六

幅堙音
叨因

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禠聲

舍音捨

為煩手非聲之正是為淫聲悖藏其心堙塞其物亦如之
耳乃忘平和之聲所謂節衛之聲君子不聽之
言百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凡事至煩亂須

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近琴瑟正以為

不過度非以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

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正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徵為

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六氣有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

之化分而序之則成過則為害六氣過度陰淫寒疾寒過

四時得五行之節則成過則為害六氣過度陰淫寒疾寒過

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過雨淫腹疾

雨溫過多晦淫惑疾晦夜也晏寢過明淫心疾慮煩多思

腹中洩注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慮煩多思

勞生如陽物而晦時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淫則生內熱

及此乎好樂既無其節宴寢不有其時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謂文子主相晉國於今八年

相去声

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

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厚祿以為已

崇受君之政事節度以為已任國家將有失道今君至於

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

云也趙孟身為大臣不能格君而禦趙孟曰何謂蠱對曰

四音猛

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言溺於女色如溺水然於文以字

多蟲為蠱

皿器也器受穀之飛亦為蠱 穀久積則變為蠱 在周

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三三 巽下艮上蠱 〇巽為長女

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艮為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皆同物也 此三者為蠱 趙孟

曰良醫也厚其禮而賄之 厚贈賄 歸 多其賄賄 不飯之妻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瘡疾赴 楚公子比出

奔晉 書名 罪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 築城 何害 令尹將行大事

而先除二子也 二子詳黑肱伯州犁 禍不及鄭何患焉

介音界 竟音境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縊絞之

也孫卿曰以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皆鄭子 右尹子干出奔

晉 王子干即 宮殿尹子皙出奔 鄭 而出 殺大宰伯州犁于

鄭 因州犁城 謂之如 敖 即楚子麇楚 使赴

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 對曰

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更赴辭使

得 不以篡弑 子干奔晉 從車五乘 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皆百人之餼 百人一卒也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謂秦

叔向曰底祿以德 底致也德之厚 德鈞以年

殿音廐 大音泰

共音恭 長上声 從去声

餽許氣 反 底音旨

三傳周月定主

召八十八卷

十一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德厚薄鈞則以年齒為高下年長幼

其國大小不聞以富不聞以貧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

已甚疆梁禦善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詩大雅言不

楚匹也匹敵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爵與子干齒

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言我懼選受誅

脫是以皆奔晉然雖俱奔事有優劣亦惟主人命所處蓋謙辭也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

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人子干後史佚有言

曰非羈何忌忌敬也言不敬羈客當誰楚靈王即位遠

罷為令尹遠啟疆為大宗靈王公子圍也鄭游吉如楚葬

郊敖會葬且聘立君賀靈王新立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言可具

如楚之

汰音泰器說音悅備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靈王驕汰奢侈

且自喜其強而不義之事必合諸侯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不數年之後未能合諸侯也為四年會申傳

經闕

十一月晉既蒸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

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於晉甲辰朔丞于温此趙丞祭也按

朔晉既丞趙孟乃丞其家廟則晉丞庚戌卒十二月七日

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也終劉定公

秦后子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

見音現下同大

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

王音旺

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象春秋

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悅之

公享之季武子賦縣

之卒章

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縣韓子賦

角方

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武子賦節之

卒章

詩小雅節南山卒章取式訛爾心既享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

角方

宿武子名敢不封厚殖長此遂賦其棠

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其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召音邵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聘為平公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志氣亢極將有無君之心見

子尾子尾見彊

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

齊諸大夫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夫子謂君子有信

言必其有以知之矣

為十年齊樂施自齊聘於衛衛侯享

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賦木瓜

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經闕

傳夏四月韓湏

韓起如齊逆女

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為別立號謂陳無字

非卿欲使齊以嫡夫

執諸中都

班言送女當從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作亂韓須公族

送是以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叔弓辭

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

卿勞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魯君命

勿敢受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苟得連命於晉

豈敢辱郊

請辭辭郊致館至晉將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

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和好合使事成敢辱大館叔向

曰子叔子即叔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用也卑讓

禮之宗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先國後已卑讓也始

敝邑之弘先國也次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

稱臣之祿後已也

矣詩大雅也夫子謂叔弓

傳子產數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所傷故欲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駟氏與諸大夫欲

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車驛

欲速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事而

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鄭國

容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爭徐吾薰隧

之盟在元年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太史有死罪三何以

五專國曰定主 召公十一年 十一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言已傷重不久

將無助天為虐天已虐我以病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惡人不得善終命所當然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汝作惡事則為惡人我不助天請以印為褚師也子哲請

討汝其助汝為惡以逆天乎請以印為褚師也子哲請

以其子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不

才君將戮之從汝俱死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陳子哲之尸於衢道以示戮加采焉書其罪於

木以加尸上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冬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冬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叔向請釋陳無字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請君無辱勿親弔公

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叔向言

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無字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

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送過逆班猶以齊為不共國

則不共而執其使逆卑於送是晉國君刑已頗何以為盟

主頗不且少姜有辭且少姜嘗有請冬十月陳無字歸晉

赦平也○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三年春王正月王

三年春王正月王

三年春王正月王

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子過禮已甚

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務不煩

諸侯煩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此文襄之會也明王之制歲聘君薨大夫弔卿

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

制故文襄雖節足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

之猶過於古無加命矣命今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會而言之無所增加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

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

守嫡夫人惟恐得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齊必復今茲

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幸

而得聞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也火中寒暑乃

退心星以季夏昏中而暑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季夏暑極

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

喻晉強之極宜漸衰弱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

知晉智復煩二大夫退子犬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

後乎張趯雖有智識然不知為尊者

經丁未滕子原立成公卒悼

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

經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人

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

不獲不得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備晉君焜明燿

誦音勇

燠休音

為音煙

辟音避

戲音嬉

相去聲

大音泰

行音杭

長上聲

能音能

度音皮

殪音覲

三分其力役之所得其二分入於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公而共衣食其一分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二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國之諸市履賤踊貴也則多故踊

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謂陳氏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民心必得箕伯直柄虞

遂伯戲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

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叔向曰然是其

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能征討故戎

車不復駕馬晉政離散不公乘無入卒列無長非其長

度民罷散而宮室滋侈也道殪相望而女富

溢尤富貴過甚民間公命如逃寇雖苦於征樂卻胥原狐

績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政在家門大夫民無所

依君曰不悛改以樂懼藏憂以逸樂之過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不至讒鼎之銘讒鼎疾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且

若何免此難以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盼聞之向名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國家有宗族如樹木有枝

公族衰落則盼之宗十一族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

無子無賢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已幸豈望

得承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不

可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爽塏者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

樂音洛

悛音切

日音日

若音若

卑音卑

公音公

無音無

得音得

可以音可以

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臣不足嗣先崇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時景公重刑

故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既告

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詩大雅如行祉福遄疾也言其是之謂乎及晏

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新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

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則使宅人反之使其宅之人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

鄰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違

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

經傳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敬

禮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段之有勞於晉國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舊日之勳勞伯石即

孫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急務也乎伯石

之汰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猶蒙賜况以禮終始乎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反證可取初州縣

諺音彥

伯石以禮受

女音汝

汰音泰

荷音何

州縣

趙文子先是州欒豹之邑也豹欒及欒氏亡在襄二范宣子趙文

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溫趙氏邑二宣子曰

自卻稱以別三傳矣卻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之別

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溫別也誰得進而近取之文子病

之乃捨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言我不可

自取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趙獲文

子曰退使獲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違義禍也取州便違

焉音煙招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我若招禍且將不能治其以

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禍人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

有言州必死有敢言取州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

為去聲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石請所賜為其復

取之之故復還也為伯石後若還晉因自

細夏叔弓如滕○五月堊滕成公卿共小國之堊禮過厚

魯厚報之

傳五月叔弓如滕堊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

忌忌怨也懿伯椒之叔敬子不入敬子即叔弓叔弓禮惠

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受館敬子從之惠伯

椒也傳言叔

方之有禮

經闕

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

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胡受之

為少並

遠去声 子尾即公孫蠆或人告宣子曰子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

其寵寵將來乎於齊而我反疎遠之子尾其將以齊歸我

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以楚靈王新鄭不往朝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

寡君而固有外心謂鄭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之交相見進退

罪也往朝則恐得罪於晉不往則恐得罪於楚寡君使虎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

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言鄭君若有心服事晉雖在楚國何害於好

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鄭君苟念盟載之言晉君知得

免於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鄭若背罪矣君若猜焉晉雖朝

夕在晉亦無益也寡君疑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鄭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

大音暴 下同

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晉大夫使謂大叔曰自

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

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言已賤非上卿故不得親來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度幾焉孟謂張趯言張趯前

日曾與我言曰自今子其無事矣吉度幾如趯之言

經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無傳

傳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四國實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

一睦焉睦謂和好逆群好也是不順和好其如舊而加敬焉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

穆叔請 禮知子 好去声

五傳綱目注 召公十 十一

月大雩旱也

經闕

齊侯田於

營

盧蒲癸見

而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聲見音

公曰諾吾告二子

子尾

歸而告之子尾

欲復之子雅不可

現種上

曰彼其髮短而心長

其或寢處我矣

彼謂盧蒲癸其髮雖

短而心之所圖甚長

衰二十八年盧蒲癸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

吾寢處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以此為對

九月子雅放

盧蒲癸于

北燕

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

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比毗志

反

以殺公之外嬖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

之也

款罪輕於衛衍重於

蔡朱故舉中示例

經闕

傳

十月鄭伯如楚

子產相禮楚子享之賦吉日

詩楚王欲與鄭

伯共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

江南之

夢如字

雲夢

齊公孫竈卒

即子司馬竈

喪去声

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

見晏子曰又喪

子雅美晏子曰惜也

子旗不免始哉

既死子旗不免於

危殆也以

其不臣

妻族弱矣而媽將始昌

陳

二惠競爽猶可

子尾皆齊惠公之孫

競強也

爽明也

又弱一个焉

信子雅子尾二惠強明猶可以為國

又弱一个焉

姜其危

哉

宗族公室之技業也

姜之公族衰

必危矣故齊終為陳氏所有

不音箇

又弱一个焉

姜其危

必危矣故齊終為陳氏所有

二十卷終

三傳

召

春秋左傳綱目定註二十一卷

昭公二

經

癸亥四年春王正月

經闕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遂止鄭伯復

楚使椒

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與音預

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二君待之留楚待之椒舉致命曰寡

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

易去声

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

間音閑

謀事補闕使舉請間請其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

於諸侯晉君若無四方虞度之事則晉侯欲勿許司馬侯

司馬候
請併楚

相去声

論三死
司馬候

難去声
下同

御音何

大音泰

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慎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

罰未可知也天欲禍楚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天欲福楚

晉楚唯天所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

增修晉德以待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

虐楚將棄之雖楚國猶將棄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表裏山河是

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岳岱山在兗州西

衡山在荊州北三塗太行轅轅陽城山名滄大室即中岳

岳恒山在冀州嶠三山嶠陽城水所出大室嵩高山

荆山荆豫二中南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

則滅冀之北土代燕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盛德之音以享神人亨

也幽則德通於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或以無

以多難與如何可度人之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莊九年齊公孫無知弑襄因此得晉有里克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信九年晉里克平鄭以二公子之徒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信故人之難不可虞

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

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以

國之難凡鄰國
不可虞也不可
度其

喪去声
下同

刑音刑

三專岡目定主

召八十一卷

二

楚使去不德而隕威周以有德而興盛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謙辭諸侯君實

有之何辱命焉即楚之諸侯楚所自椒舉遂請昏蓋楚子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安於少其志不在其大夫多求貪莫匡正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

一相見之約若不許君將為用之為用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從宋

盟言承楚君之歡意無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所畏於晉國何為不來魯衛曹邾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

誰敢不至其餘諸侯皆楚威力所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與人同欲盡

濟若與人同欲則人無所經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傳大雨雹季武子宿問於申豐魯大夫曰雹可禦止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上有聖君雖有不為災縱有雹亦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西陸朝覲而出之

奎婁昴畢乃西方之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其藏冰也

方夏三月周五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水深山窮谷冰之所積固

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

道達其氣使不為災

申豐論

朝如字

五音互

是乎用之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公私皆得用水不獨共君之用其藏之也黑牲

拒黍黑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其出之也

挑弧棘矢以除其災將御至尊故以挑弓棘箭穰除其凶邪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出冰入冰以時凡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祿者皆與享冰之用大夫

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喪浴皆得用水祭寒而藏之而藏之享司寒熱則喪浴皆得用水祭寒而藏之

獻羔而啟之二月春分獻韭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而畢祭韭始開冰室

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賦月四月中始畢賦水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縣官輿人納之老疾謂告老致仕而有疾病者

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壯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也周密其用之也徧疾及老則冬無衍陽謂冬溫也夏

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寒風使人淒慘秋無苦雨霖雨為人雷

出雷不震雷無蓄霜雹無飛霜雨癘疾不降厲惡氣為病也

民不夭札夭折為天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既不藏

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陰陽失序故

暴疾殺物雷不徐緩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

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專合諸侯始此以楚

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楚人執徐子書執徐子危會

申之諸侯也

誰去声

傳夏諸侯如楚魯曹邾不魯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皆如子產之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

楚靈王合諸侯議禮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諸侯無常依歸惟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成否

不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故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

此商湯有景毫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周武有

孟津之誓將伐紂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

宮之朝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

召音即

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僖八年君其

戌音恤

何用六王四公之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二入在楚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選用何禮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

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稱聞向戌言我小國講習

此禮楚大國選用此禮敢不獻其所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

也宋公爵故獻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存守言鄭小國當供所職敢不

獻其所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君子

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

規過規正二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

焉左師子產所獻六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

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使舉曰屬有宗

楚侯

楚侯禮楚皆未嘗行王使往使舉曰屬有宗

二專同曰定主

召八十一卷一

二

厲音燭

桃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屬適也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其恨

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徐子吳出也吳女

所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侈自奢

椒舉曰夫六王成禹武成康穆二公齊桓晉文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

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名仍緡皆國名緡見桀

無禮而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

盟戎狄叛之中岳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今君以汰侈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復諫汰侈而復諫不過十年十數之小成也故左

師曰然是其言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

反

便皮逼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亦如惡久而後遠及乃興為十三年楚弑其

君傳

經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

故稱遂滅賴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

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從伐吳以谷見慰使屈申屈蕩之子圍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八月甲申克之

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楚假將大義為齊討之故盡滅其族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無瑕疵慶封唯逆

二五傳岡司定王召公十一卷

六

烏音煙

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豈肯默播於諸侯

烏用之將戮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

諸侯告於諸侯使以為戒以徇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

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襄二十五年盟于太宮

曰不與崔慶者是以嗣君幼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

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靈王弑却敖名麇乃其兄康王

之子篡而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賴

君自縛維露其面手士袒輿襯從之賴子之後示歸死造

於中軍中軍王所將故造焉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

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襯王從之靈王從椒舉言遷賴

申无字 知楚禍 報反 君初親 及造七

竟首境

於鄆楚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章龜子文孫與公子棄疾城

之而還為許城也申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

諸侯皆來伐國而克之邑城竟莫稜築城於外境王心不違之

欲心莫有違者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民不得安處誰

能當王之命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易去声

經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立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

故曰取九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立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

列者以通叛而自來

經闕

傳鄭子產作立賦立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

五傳綱目定注 召公六十一卷

鄭子產
作位賦

年國人謗毀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以令

於國國將若之何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蠆子寬以

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守而用之且

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欲為善者不改其所

功民不可運度不可改民心不可使之逞快詩曰禮義不

遷何恤於人言子產自以為權制吾不遷移矣渾罕子曰

國民其先亡乎國氏子產以父字為氏君子作法於涼其

敝猶貪涼薄也言君子作法十一取民作法於貪敝將若

之何言不可姬在列者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

禮蔡偏楚曹滕偏宋鄭先衛亡偏而無法鄭偏於晉楚而

行

源音良

經闕

射音石
內如銳
反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不循古法而以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民心不服從何以久居人上且見

傳冬吳伐楚入棘檉麻皆楚東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後在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歲尹宜

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遂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

鄭穆公孫襄東國水不可以城東國郡賴之故國也時彭

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聞

經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避僑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適齊娶

三傳同門三正

勝音升 於國氏齊正卿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天墜

勝倭音縷顧而見入黑而上倭音上深目而殺知象猪號

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穆子夜

徒黨而視之無人相與貌名牛與所夢相似取曰志之令人記及宣伯奔齊饋之

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伯先人

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

之願蓋念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

卿襄二年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問其姓女生曰

始見經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召而

有子否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牛試號其名曰唯牛

應聲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有寵穆子

應夢故長使為政為家公孫明知叔孫於齊齊大夫子明

知歸未逆國姜叔孫歸魯未迎丙子明取之故怒國姜為

猶音由妻故穆其子長而後使逆之丙子謂孟田於立猶於立猶穆子田獵

地強上声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牛欲亂叔孫氏強與

孟盟不可孟欲使從已叔孫為孟鐘叔孫為其子曰爾未際

言孟未與諸饗大夫以落之以綴徭血既具饗禮使豎牛

請曰請饗日入弗謁謁告於叔孫出命之日詐命及賓至

聞鐘聲叔孫不知饗賓牛曰孟有比婦人之客比婦人國

公孫明蓋豎牛投穆子所忌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狗而

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

殺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亦不肯仲與公御萊書觀

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公與之環賜仲環使牛入示之仲

使豎牛以賜見音現入不示出命佩之命佩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牛詐謂叔孫言牛詐謂叔孫言如何叔孫曰何為不倫曰不見已自見矣公

與之環而佩之矣牛詐謂叔孫言不見仲壬於公仲壬遂逐之

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命召仲壬杜洩見杜洩

氏宰也入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叔孫殺之對曰求之

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豎牛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入使實饋于介而退實置也介東西廂也使

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牛不進食於叔孫俱寫器令十二

相去声

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

叔孫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即叔帶與南遺氏

家使惡惡去声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杜洩將以路葬

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

之生不曾乘路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且季氏

無所賜路叔孫為次卿乃季孫曰然是其使杜洩舍路路置

勿不可肯洩不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君致之魯

自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使魯三官吾子

為司徒實書名季孫時為司徒實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

為音煙

全音拾

服叔孫時為司馬及工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孟孫時為司

今死而弗以用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書名書服書勳皆在公府而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

以用將焉用之乃使以塋季孫不能奪乃季孫謀去中軍

不便故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

甲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舍之

舍音拾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為陽虎專季氏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果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則自以叔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

大夫發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

家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

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

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

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

言毀中軍乃成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誑

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洩受季孫之

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叔仲子即叔仲帶

者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門非魯朝正門

季孫命杜洩命使從卿喪自朝魯禮也卿葬必從生存朝

禮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吾子謂季孫為魯國之

杜洩

鮮音仙

其法群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

仲壬聞父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

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

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仲壬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昭子即位朝其

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亂大和殺適立庶又

披其邑披折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將以赦罪罪莫

大焉將求赦其罪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壬之子

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仲尼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而周任

行去声

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詩大雅覺直也德行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之莊叔穆子遇明夷三三離下坤之謙三三艮下坤上謙

為以示卜楚丘楚丘卜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此子主先

謙奉莊叔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其歸也當與讒人名牛卒以餒

死其終也此子明夷曰也離為日明入地日之數十自甲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一日之中分為十時日中當王食時

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自王已下其

二為公其三為卿降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盛位公諸侯

諸侯故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

馬音煙

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

此言何謂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

不可謂禮也揖讓進退此儀文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

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取而歸公室有子

家羈弗能用也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國家奸大國之盟

雜去声 下同

元年會陵虐小國取鄆利入之難而取鄆不知其私

不知禮無以行政令公室四分民食於他家與民無異思

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此言為國君難將及

身不恤其所不知憂恤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與憂國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遠

經闕

叔向不

大音泰

勞去声

馬音煙

使

讓故疆

諫辱晉

閻音昏

禮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禮

傳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地鄭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

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安能害人若奉吾幣帛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雖已

復從而失儀也從順敬而不失威儼然道之以訓辭奉之

以舊法先王訓辭道之以通其意考之以先王禮成其好

度之以二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

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守門使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其言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

聖王務行禮不求耻入朝聘有珪朝聘之禮皆以珪為信

侯伯圭七寸聘圭六寸子男琮璧享覲有璋也以為獻國

五寸聘璧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享覲有璋也以為獻國

見也其義皆通有璋執璋以行禮也小有述職天子曰朝

述職述所治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機而不倚爵

國之功職也巡所守之功績也

盈而不飲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

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機而

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

而不飲言宴有好貨服車馬在客所無殮有陪鼎熟食為

務行禮也入有郊勞賓至迎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

也加昂勤入有郊勞

以厚殷勤入有郊勞

至也此皆聖王所

國家之敗失之此道也則禍亂興

享規之道故有禍耳

城濮之役在僖二

晉無楚備以敗於驪

必在宣十一年晉惟恃城濮

覲音兆

機音几

好去声

殮音孫

勞去声

却音必

麋音君

行音杭

左傳綱目定注

昭公二十一年

十五

知音智 擢他歷 反略音 格又音 各音音 質使去 聲

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羊舌

盼之下初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蹯苗貢皇皆諸

侯之選也皆非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

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

人各皆成縣也皆賦羊舌四族皆彊家也銅鞮伯華叔向

乘之家四入皆百晉人若喪韓起楊盼晉國若喪失二子叔向本

盼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

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長轂

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遺亦餘也

餘者尚有四十縣計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

守國者尚有四千乘伯華叔中行伯魏舒帥之行伯中其蔑不齊矣言晉有人無

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

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使楚群臣往遺晉之心何不可之有

反說何有不可也言其甚不可也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

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亦厚其禮

韓起反自楚鄭伯勞諸圍鄭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未鄭

罕虎即子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

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乃民人宗主

經夏營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邑

○秋七月公

見音現 教音傲

五車圖目定主 召八十一卷二 十六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

○景公卒子哀公立

傳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若其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款

公以討范獻子其罪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是誘人討不

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是怠惰而欺之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

不可乎請歸之請歸魯侯間而以師討焉待晉閑暇乃乃歸公

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莒人來討受不設備莒人不設戊辰

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媯君臣異故重發則

經夏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

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疲楚者

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在後

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楚子共伐吳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啟疆從之從吳遷

不設備忽遽不設吳人敗諸鵲崖廬江舒縣有鵲尾者楚子以駟至

於羅汭聞敗乘傳車赴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犒勞楚師楚人執

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卜之以守曰余亟使人犒師

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我急使人

觀楚王忿怒之緩急而為之戰守之龜兆告曰克可知

好使並去声也卜龜之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散邑休息而忘其死君

禮待使臣則吳必以楚怒為不亡無日矣吳亡必今君奮疾是滋益其懈怠而忘其禍

馬震電馬盛也奮發盛虐執使臣將以豐鼓則吳知馬音馮

所備矣散邑雖難若早修完修城郭其可以息師息楚難易去声

易有備可謂吉矣度事勢之難易而且吳杜稜是卜豈為聲

一人使臣獲豐軍鼓而散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為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下

焉言常一減一否其誰能常之必其城濮之兆其報在楚與晉戰城濮而師敗今此行

也其庸有報楚其用有報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射音石

會楚子沈尹赤次於萊山楚大夫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

楚師從之及汝清楚界吳不可入吳有楚子遂觀兵於抵箕抵音池

之山示兵以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雲婁音

子懼吳人報復知難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雲婁禮也子

懼吳人報復知難有備得守國之禮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葬秦景公魯然杞因晉

傳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叔向使貽子產書貽音遺

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已止昔先王

產書
辟音闢

下同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先王

制刑不豫設法蓋懼法豫設則民知爭端不可禁止是故閑之以義使得糾之以政其宜

使莫行之以禮使莫守之以信不實奉之以仁得其所各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威其淫

懼其未也猶恐其未盡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也聳懼教之

以務時所使之以和悅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也施之於事

強毅斷之以剛斷以義猶求聖哲之上王公明察之官卿大夫

信之長都邑慈惠之師民物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禮義而尊君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權移於法

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驗於刑書而徵幸以成之

徵音僨

長上音

位音利

行去音

相去音

緣徵幸以弗可為矣如此則有罪或幸免無罪或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按書以制周

即此也四方恐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在四年制參辟世之法鑄刑書

將以靖安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言詩唯以德與民知

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今民皆知爭端載於刑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也錐刀末至細亂獄茲豐賄賂並行或致

人罪或以刑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必數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書謂谷叔何書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言我無才不能承士文伯曰火見後子孫慮吾所以救當世之弊也既不能承順教命改其所為敢忘叔向箴戒之大惠鄭其火乎昏見鄭將有大灾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也鼎藏爭辟焉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決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灾鄭豈得不火

經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

傳夏季孫宿如晉謝前年受年拜晉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

籩籩豆之數武子退使行人告白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籩

於討不敢求貺賜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今豆有加下臣夫三獻

弗堪季武子謙言下臣無乃疾也無乃以韓宣子曰寡君

以為驩也致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此未敢當况下臣君之

隸也敢聞加貺隸僕固請徹加而後卒事堅辭徹去加籩

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之貨

經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

傳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犬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掘地為坎用牲埋而告公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比音鼻

傳同

大音泰

惡去声

亥合比之弟乃與寺人柳比阿從為之徵實其事曰聞之

久矣臣之謀已久矣華公使代之為右師見於左師成向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華亥指女喪而宗室於久何有人亦於女何

有合比與汝同宗汝忍喪而亡之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且

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若城母使宗室衰若

若城之有墮壞城壞則藩屏皆壞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

獨居則親戚叛之可畏者至矣女其畏哉亥出奔傳

經闕傳六月丙戌鄭災伯終士文○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從勞並報前年過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地辭

去聲粗送女不敢見君之勞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鄭私見見子皮如上卿楚卿以馬六匹

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

禁止芻牧牛羊不久田不樵樹不采藝不伐嘉樹為

芻不抽屋不強芻不強乞取於人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

見音現

女音汝

下同喪

去聲

經闕

傳

從勞並

去聲粗

側加反

見音現

下同

大音泰

強上声

芻音蓋

乞也

叔何請

進楚公

子

竟音境

辟音僻

下同

為音煙

詩小雅

則下皆

為法

無寧

以善

人為

則而

則人

之辟

乎

善人

而乃

法他

人

說音悅 之邪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

禮知 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

罷音皮 經秋九月大雩○楚遂罷帥師伐吳

傳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

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遂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

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豫章乾谿皆楚境吳人敗其師

於房鍾吳地獲宮殿尹棄疾閩韋龜之父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於遂

洩而殺之以其始禍伐徐也

經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十一月齊侯如晉

召正 五祀依正年

相去声 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句相士鞅逆諸河士句即士文伯與士鞅之父范宣子

同姓名相上禮也得敬迎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

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今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簡公不入燕

有君矣民不貳燕民無內叛之心吾君賄左右諂諛齊君好賄左右皆面諛之

人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經 丙寅七年春王正月睦齊平平不書必開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

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干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益不予齊也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反從求平如晏子言癸

巳齊侯次于虢虢燕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

之敝器請以謝罪先君瑤壺玉擯之器公孫皙齊大夫曰受

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燕人已服姑受而退俟燕釁隙而後再動其亦可也二月戊

午盟于濡上燕地燕人歸燕姬燕嫁女與齊侯賂以瑤壺玉擯瑤王也擯置也羊耳玉爵也

禮記夏曰戩殷曰單周曰爵不克而還不克納簡公而歸

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折羽為旌王旌旂至於軫蓋靈王為令尹時僭

為王旌以田獵芋尹無宇斷之斷于圍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

即位為章華之宮章華宮名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有罪

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宮之有司也曰執入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而執無宇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

經略經營天下畧有諸侯正封疆有四海故曰經畧古之制也封略之

內猗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

有十等自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下服事其上故

王臣公臣者服屬之以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謂能理庶事士臣

皐皐謂造皐臣與與眾也謂佐與臣隸謂隸屬於吏也隸臣僚僚

也謂供僚臣僕謂僕豎主藏者僕臣臺謂給臺下厮役者已馬有

圉牛有牧以待百事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上今有司曰女

胡執入於王宮將焉執之如此則將安所周文王之法曰

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

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隱盜所得器其罪與能故封疆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是逃亡之臣逃而

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臣僕逃亡而遂舍止之

無陪臺之臣也國家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數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故夫致

死焉故夫人皆欲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取而臣以往

取汝之臣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靈王戲言若以二文

于君未可遂赦之赦無字為葬之法指我為盜則我方有寵

得而取也靈王張本

經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

四十四

遠改疆致魯

大音泰

好去声

輯音集

共音恭

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犬宰遂啟

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啟疆來召公召魯辭曰致辭昔先君

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楚令尹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

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

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成二年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

致諸宗祧奉成公此語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楚居南

北向以日月以冀冀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

望中原冀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

王嘉惠未至魯君朝楚之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

康王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我楚君臣在哀戚之中社

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皇暇也國有大喪社稷之事且

今君若步王趾親舉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示

盟蜀之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但言

言有信欲使君來朝不敢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楚君

望如蜀復有質子楚君君若楚君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承質幣而見

于蜀以請先君之賜所請問也以問成公公將往夢襄公祖

夢見襄公梓慎曰君不果行魯君必不襄公之適楚也夢

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今襄公實為昭公祖

子服惠伯曰行魯君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先

謂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將復何往三月

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儀

即仲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經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

日食對曰魯衛惡之魯衛受衛大魯小禍在衛大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衛地承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承

如魯地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於衛

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衛而魯受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衛君實當此大咎

月衛侯卒十一月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

感日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言所謂不臧者不善政之所感召也國無善政

使去声 質音致

道音導 下同

勞去声 下同 相去声

惡如字

五傳圖目定主 召公十一卷

十五

食之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先務一曰擇人擇用二

曰因民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

經闕傳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季孫將以

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為

杞成與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者喻雖

亦有猜焉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而守家之臣季孫曰

君之在楚於晉罪也魯君朝楚晉又不聽晉魯罪重矣不

從晉治杞田是增重魯罪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成與杞

間去去聲 間晉而取諸杞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挑挑成反誰敢

有之是得二成也他日取成而歸必復歸之孟氏誰敢

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魯可無晉憂而孟氏多辭以

無山謝息又辭以與之萊柞山乃遷于挑挑乃遷晉人為杞

取成不書非公命

經闕傳 楚子享公子新臺章華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好以大

屈宴好之而賜以大屈之弓或既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

公見昭公語之昭公以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楚君不知適與何人君

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齊晉越將伐魯而慎

守此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

寶信所以不終

音御 音現語 去聲見 相好並 反大屈 遠啟疆 反大屈 經闕 傳 楚子享公子新臺 章華 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好以大 屈 宴好之而賜以大屈之弓或 既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 公見昭公語之 昭公以 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 楚君不知適與何人 君 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言齊晉越將伐魯而慎 守此公懼乃反之 傳言楚靈不 寶 信所以不終

經

鄭子產聘于

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

韓起迎

私焉

子產論厲鬼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皆走往祈禱

山川有加

而無瘳病勢有加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其何厲鬼也

對曰

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

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鼈也解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按說文

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入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斯豈

二物乎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三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

祀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或者未嘗致

祀於夏韓子祀夏郊

晉侯有間 賜子產

莒之二方鼎子產歸之於晉 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

為去聲

賜段今段卒故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

下為初

音扶

音扶

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於君乃私致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

荷音河

克負荷其父析木而為薪其子不能背負 施將懼不能任

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

屬音燭

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

邑罪而豐氏受其大討豐施之家處有 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 宣子受之以

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初言謂與趙 病有之

田為已病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

經闕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

子產立公孫洩相驚怪其鬼至是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

行披甲曰此曰字至將殺段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

者壬子六年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

三月三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二十

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

止公孫洩子孔之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子犬叔問其故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鬼有宗廟則得

惡厲以害民我立二人使犬叔曰公孫洩何為問子孔不

有宗廟以為之依歸也

說如字復立子產曰說也此所以解為身無義而圖說以妖鬼故

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大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民苟不信

民不從也不信而後從其言民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何故人生始

化曰魄魄形也始化為形其神既生魄陽曰魂魄屬靜主

動陽也魄陽為氣其神用物精多則魂魄疆物權勢也精

氣故魂強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精者神之未

移體故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著爽者神之未融是

以為淫厲強死不病而死也言匹夫匹婦強况良霄伯有

左傳綱目定注 召公十二卷 十八

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去疾字子良子良之孫子良生公孫子

耳之子子耳生良有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去疾輒良霄鄭

雖無腆厚不抑諺曰蠶爾國國最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

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用權勢則甚弘大其致精爽則甚衆多其族又大所

馮厚矣良霄魂魄魄所馮者貴重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

經闕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

子產論

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齊師還

自燕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魋魋子皮俱同一族罕朔奔晉韓宣子問

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謂罕朔出奔乃

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苟得容身以逃死罪豈敢擇位卿違從大夫

之位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

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位為大夫職為馬師獲戾而逃唯執政所

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罕朔本亞大夫

經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元立

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鞅曰衛事晉為

睦甚和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

疆戚田取懿氏邑故諸侯貳諸侯因此詩曰鶴鳴在原兄

弟急難詩小雅鶴鳴渠也飛則鳴行則舍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威畏也有死喪則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

五車守圖曰定王 召公 卷 十七

說音悅

周景王追命衛

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新若衛必叛我

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

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衛使大夫告且追命襄公曰叔

父陟登恪敬於敬道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圉亞圉一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經九月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乃

講學之講習而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

之召其大夫僖子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人有禮

孟僖子使子季禮相去声

幹人無禮無以立其身吾聞將有達者孔丘僖子卒時

聖人之後也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兄何嫡嗣當立以

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佐宋三命茲益

共言位高益恭故其鼎銘云考父朝一命而僂再命而僂

三命而俯畧致恭於僂所謂茲益恭也循墻而走恭敬之甚

亦莫余敢侮其恭如是亦僂於是鬻鬻於是以餽

余口鬻鬻屬也於是鼎中為僂其共也如是滅孫紇有

言紇武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

有明德如正考父若不當大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共音恭僂音縷上声僂音於音胡

屬音燭得終以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夫

子謂仲尼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孟僖子能補過合

經 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卑靖公之子頃冬十月

單音善頃音傾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經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即士伯曰吾所問日食從

矣可常乎言我此年四月所問日食災福皆順從子對曰

不可不可常必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星辰各異其時民心不壹政教事序

不類事序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惟悴詩作畫瘁 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惟悴事國詩小雅燕燕安問貌言同為王臣或安閑而居息或

惟悴以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言詳以告我凡謂之辰如

北辰大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

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 **經** 于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 衛襄公夫人姜氏宣姜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繫孔成子夢

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承鉏也夢康叔告已

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

媯音周又音始鳥吞反相去声下同

語音御

惟悴詩作畫瘁

單音善頃音傾

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亦命相史朝

見成子告之夢成子以夢告夢協夢與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

侯之歲年在二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孟繫之足不良病弱行

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也言元

能主衛之社稷遇屯三三震下坎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

之嘉善也言我庶幾立孟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下

爻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子曰非長

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也孟

非久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孟繫足跛非全人且其繇

曰利建侯繇卦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

不定卜嗣得吉乃從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再得屯卦皆有

吉而建之是非嗣也建侯之文子當

從筮而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

何為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我弱足者居跛則偏

能行不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其勞如此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故孔成子立靈

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即名元者

焉音煙

春秋左傳綱目定註二十二卷

昭公三

經八年春

經闕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魏邑之榆地晉侯問於師曠

師曠論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鬼神馮依於石而後能言不然

馮音馮

民聽濫也濫失也謂石本不言民聽之失妄為言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

籟音讀

興作土木之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垂氣致異而作人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怨讟並作莫保其

廩音斯

性民不取自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廩廡之宮築

於廩祈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野師君子之言信而

之地

於廩祈

遠去声

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於其身怨咎不及

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

咎及之

信也

詩曰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唯躬是瘁

詩雅謂

可哀者不能言之人

不以信而以僭也

其言非

可嘉者能言

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其是之謂乎

苛嘉也

謂可嘉者能言

言

言員巧而順叙

以聽能使其身自處安逸

師曠此言綠問

流轉終歸于諫

故以此巧言如流也

故與今說

是宮也

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詩者少異

彪卒傳

招音韶

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

○夏四月

辛丑陳侯溺卒

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非行人罪

○陳公子畱出

反

千古丹

奔鄭

畱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大音泰

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

元妃嫡

二妃生公子

屬諸司徒招與

屬音燿

公子過

招及過皆

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畱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自殺

經書辛丑

從赴干徵師

赴于楚

干徵師陳大夫

且告有立君

告公子畱嗣立

勝愬之于楚

以招過殺

楚人執而殺之

殺徵

公子畱奔鄭

言招有專

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罪在招也

疑為招赴楚當

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罪不在行人也

同罪故重發之

○叔弓如晉賀虎祈也

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

晉亦賀虎

祈

列國賀晉宮成

列國賀晉宮成

○叔弓如晉賀虎祈也

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

晉亦賀虎

祈

祈

相去去聲

祈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家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窮土木興怨謗是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可言弔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紅戶東友

經秋蒐于紅蒐始此蒐狩不書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書

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地自根年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以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傳秋大蒐于紅自根年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

年魯東界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經闕

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治子尾之家政

丁丑殺梁嬰子尾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子固也子

長上聲

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三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其臣曰家臣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治我室是欲兼并我也授甲將攻之

相去去聲

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陳桓子亦授甲於其家旗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子旗不信或人之言將

往又數人告於道又數人接續告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將出矣聞之而還至而還游服而逆之桓子去戎備著請

命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彊氏即高彊

子旗問子旗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答言不

詐謂子旗子何不亦授甲我子旗曰子胡然為如此彼

從去聲

三百五十四

卷八十二

三

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若先

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先世相好子盍謂之勸桓子良使無

攻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誥言當施惠於不勉者康叔所以

服弘大也行所以服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

福於吾猶有望我猶可望子遂和之如初和欒高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大雩無傳○不

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執陳公子

招放之于越無傳○後稱殺陳孔奭無傳○招之○葬陳

哀公魯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九月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宋戴惡會

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與嬖袁

克殺馬毀玉以壜與衆也袁克嬖人之貴○楚人將殺之請

寘之袁克請置既又請私既置馬玉袁克又私於幄加經

於顙而逃幄帳也加首經而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楚大夫

使戌為縣公曰城麋之役不誦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侍飲

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言向者爭皇頡時汝若知我能及此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而為君汝必避寡人不敢爭皇頡也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言若早知靈王篡位為君我必為却

史趙論陳事禍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

左傳卷之五十五
公五年

反 鷄市春

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鷄火歲歲星也鷄火是南方柳星午位

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鷄火而滅火盛而水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

用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齊陳氏乃陳敬仲之後

得政柄于齊而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齊陳氏乃陳敬仲之後

無遠天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於遂遂舜之後而封遂言舜

廢絕者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

於遂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

未也繼守將在齊自舜至今未及百世之數繼其兆既存

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諸夏之

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趙厲會楚子于陳楚子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在陳

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

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

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伍舉奉新國之士

男然丹即右尹子華楚以城父之以夷濮西田益之田益之

地遷許又遷城父人於陳故地以夷濮西田益之田在

與城父人遷方城外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

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晉梁丙張

經

周并人與晉閻嘉爭閻田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

三傳周并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五

周景王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晉曰我自夏以後穆魏駘為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後辭於晉以

焉音煙

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剡甸邑外為剡剡外為甸則戎焉

取之則戎安得取周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後稷

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後稷修封疆殖五公今戎

下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有師長也衣服必有

長民人必有宗族師長然伯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原專

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余一人周王自稱也言伯

伯音霸責蓋深罪其不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文

共音恭雖伯未能改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惟是佐周天子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

說音悅

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喪使趙成

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衣也反賴俘皆歸之王亦使

說如字
又音悅

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于晉賓滑亦周大夫人禮而歸之

經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係於

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逐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火水妃也

火畏水故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今火出而

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逐

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四十五

紀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鷄火而

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

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鷄火後四周四十八

歲凡五及鷄火五十二年盛水衰

經闕

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于戲陽地殯于絳未

晉屠蒯以飲寓

葬晉侯飲酒樂勸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

戲平声

酌酒酌請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蒯曰

樂音洛

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

下同女

子喪禁以乙卯亡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習樂之人亦舍為

音汝下

疾故也為忌日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荀盈死喪如

拾為去

同舍音

三十五

召八十二卷

是音下為

何痛如之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

而不聰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曰女為君目將司明

也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吉凶之禮以行事禮節輕重

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奉承其事各從其類物有其容容貌

也服從其物各動其容如弁冕為吉衰麻為凶之類物有其容貌

非其物故曰而女不見是不明也故嬖叔亦自飲也曰味以

行氣氣以實志滋味調和所以食人行其氣血志以定言

發口為言言以出令既行今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

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而君不知

是臣出位之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

俊而止荀氏即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

也使躒佐下軍代父也以自解說

經秋仲孫矍如齊○冬築即囿苑於即築

傳孟僖子即仲孫矍如齊殷聘禮也殷盛也自叔老聘齊至今

聘以無忘舊○冬築即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

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

民自以子義為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無囿猶可無民

經已巳十年春王正月

經闕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出于婺女之鄭裨

三傳圖曰定主 召八十二卷

龜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

歲星也顛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薛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居

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而出

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娶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

邑姜晉之妣也唐叔母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紀戊子逢公以

登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未死之先

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我推其禍福晉宜當之

侯彪卒傳信內多怨信婦人言疆

經夏齊欒施來奔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

傳齊惠欒高氏皆者酒崇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故多怨

惡去声

於陳鮑氏而惡之欒高二族強盛過於陳夏有告陳桓子

曰有或人告子旗即欒施子子良即高彊子將攻陳鮑亦

告鮑氏或人既告陳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欲及子良醉而攻之遂見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亦信或

故騁而告鮑文子授甲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使人探伺于旗子良桓子曰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伐諸彼告

雖不信實但二子聞我二家授甲則陳鮑方睦遂伐欒高

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高彊欲先得公以自輔助陳

遂伐虎門欒高欲入公不聽故伐公路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端委朝服也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其徒曰助陳

馬音煙下馬歸同

鮑乎曰何善焉無善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然

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君既受伐公召之而後入乃從公卜

使王黑以靈姑鉞率王黑齊大夫景公卜使之吉卜得請

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請斷靈姑鉞三尺而用五月庚辰

戰于稷祀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六軌國人追之國人助

高之陳無字師又敗諸鹿門齊城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陳鮑分其

室陳桓子鮑文子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利

不可強取以義義利之本也行義則有自然蒞利生孽蒞

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子利

鉞音不率如字

晏子勸陳無字師致邑

蒞利生孽反蒞利生孽長上聲孽多則妖孽生

無字召還群公

從去声

莒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私具不告於公也棘乃子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

更與之夫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三子八年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已國之貧約孤寡

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

下行之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

讓不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

為主二子從之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伐也內取邑悉書也於是取即不書取邑不

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
不書哀元年取晉蒲棘不書

傳秋七月平子即意伐莒取莒邑取即不書公獻俘始

用人於亳社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周公所歌享者義也魯詩曰德音

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君子德聲甚佻之謂甚矣

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

經戊子晉侯彪卒昭公夷立○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

公三月而葬速

傳戊子晉平公卒如禪竈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

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鄭子皮將以幣行之將以見新君

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百兩必千人千人

至將不行百乘之車必以千人致之以千人而致百乘不

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幾千人而國不亡小國能當幾

亡不滅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

昭子曰非禮也言因喪而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矣送葬而又命孤又欲請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

斬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

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諸大夫皆無子皮盡用其幣子皮

臧武仲
說社用
久
鄭晉梗

子產止
子皮用
幣幣
焉音煙

見音現
下同

衰七雷
反

果盡用所 載贄幣 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已聞子產之戒既知其不足 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 商書太甲言欲心不防必至敗壞其禮制 我之

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以見新

君故縱而行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 魯大夫皆來見 高彊見而退

高彊即 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

亡亡在襄二 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

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君親推之 輦而歸其私

任音壬下同 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 子尾之子不能當其 忠為令

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難以見為人子喪夫人

叔孫姑論齊高強語音御

任音壬下同喪去声夫音扶

惡去声

經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元公平公太子

也及喪 及元公居父喪 柳熾炭于位 柳熾炭火于元公 將至則去

之及元公將至則去 炭火使公坐其處 比葬又有寵 及葬平公柳又有寵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媯以聘事行故傳具之

經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

虔其連反般音

三書行

召八十二卷

十二

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夫深怨故以楚子各告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大夫對

曰蔡凶蔡國實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承常襄三

十三年歲復在承常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蔡凶不

有之然壅也德而享大利所以壅塞其惡無歲及大梁蔡

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

楚凶此天道循衆不窮之理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蔡近楚故楚常今幣重而言其誘

我也不如無往今楚以重幣其言召我足以計蔡侯不可

聽不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

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

而弑父而不能其民不能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何

故不克然盱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以詐不信僥倖楚

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遂

陳以為楚縣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

受其咎殃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

其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楚小位下而

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楚國小於夏殷位卑於桀紂而數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謂錫

叔向曰

喪去聲

亟欺冀

比音毗

之福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散之是以
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散盡
振猶沒不可復振以喻楚靈王力盡
自斃無復救助沒而不可復振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大蒐于比蒲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曰非禮

仲孫矍會知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

孟僖子會知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且為

魯遂奔僖子以夢故奔歸孟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

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言他日設僖子使若行子二人不得相棄

溘音日慈去声

助遠氏之造造副倅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

祲祥宿于遠氏別居在外者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

人泉丘女生二子長懿子次敬叔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女養敬叔為子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愁厥愁地闕

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

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事事無所親附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可見

為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

也不書救蔡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此行

必不能遠到雖欲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

愁魚斬反

鄭子產知天筆蔡雍楚

楚盈而罰之蔡小國而欲逆不順楚大國而強暴不德而能守者鮮矣其國君為人所伐

三年王其有咎乎此後三年楚靈王必有凶咎美惡周必復歲星一周

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經闕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視下言徐然其視過下揣揣

叔何料奄然單成公單音善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禮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

位所以昭事序也凡會朝之言語其声温厲適中必達於

次序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會朝之瞻視不過

道音導下同

不過於下所以道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廢言語

容貌之恭敬也命之母失其和容貌足以明之母失今單子為王官伯官王

其敬失言失貌則於事有所廢闕長之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

矣視不登於大帶之上過下也言不過於踐步之外太徐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恭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体

起本子卒經九月巳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

傳九月葬齊歸公不感無戚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

史趙曰必為魯郊昭公必出在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

姓生也言昭不野不能思親祖不歸也祖考所歸佑叔何曰魯

公歸氏所生

共音恭

叔何料
魯昭公

語音御

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不畏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也國不畏君不忠也君不念親不

孝也忠孝俱失卑弱之漸也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經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謂

殺以祭山

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

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

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王必悔之悔為暴虐

經闕 **傳**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陳蔡皆為楚縣

申無字諫外重不羹有二一任襄城東南一在定城皆楚要地楚靈王始為城使棄疾為蔡公楚縣尹皆稱公

王問於申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

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為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齊桓公城穀而

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

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

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邊細弱不勝任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用之人使久

亦不可居朝廷居於外羈旅之人

不使久居於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棄疾親也而居外為蔡公

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京櫟二邑大城也厲公得櫟宋蕭毫實殺子游蕭毫

大城也莊十二年宋厲公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

殺無知渠丘齊大夫雍廩邑也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

獻公在襄十四年出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都城過大末

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獸尾大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

燕未得國都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伯唐因其眾也言因唐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衆欲納

之故得先入唐

經三月壬申鄭伯言葬卒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及游氏之廟將毀焉游

子產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太叔使除道

之器用以立而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

也諾將毀矣教毀廟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除徒既如太

不忍毀其廟乃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

使遷道避之司墓之室鄭先公舊墓故道有

弗毀則日中而崩道迂故日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不款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少待片時於賓客本無所損何故不

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

以自成也

經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定華椒之孫

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

穆叔說宋華定為去聲蓼音六

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兮樂

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昭

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

不受將何以在首章有燕語之義而華定不能懷思二章

德之義而華定不能知識四章有同福之義而華定不能享受將何以久在其位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經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以其位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亦欲朝嗣

君至河乃復取鄭之後在十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夫如晉不書還

於策

經闕

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

伯瑕規中行穆

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故先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折去聲坻音遲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

中音遲下同

有酒如陵酒之清坻陵言肉之高寡人中此與君代

興也代更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

侯矣壺何為焉何假投壺以為輕重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齊君

弱吾君歸弗來矣齊君欲與晉君代興是輕晉君穆子曰

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我三軍諸帥強盛禦止今猶古也

齊將何事晉德不衰於古齊公孫使夫齊大趨進曰日旰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傳言晉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楚殺其大夫成熊成熊即成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

宣四年閻椒作亂今楚子信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

而不能行能見幾遠去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言其懷思寵祿也○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

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葬則為免喪經書上

經關 秋七月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晉陽偽若將以

會者鮮虞白狄之別種也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

為下晉伐鮮虞起○周原伯綏周大夫也虐其輿臣衆臣使

曹逃逃使群曹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

綏奔地其簡公無子立其弟過其簡公過將去成景

之族成公景公皆成景之族賂劉獻公獻公亦周卿士劉

丙申殺其悼公過即而立成公之孫鮒是為丁酉殺獻犬

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殺瑕辛于市及宮嬖

能音雄

旰古曰

簡公上

經從赴

言其懷思寵祿也

○六月葬鄭簡公

葬則為免喪經書上

月

經關

跪音詭

鮒音秋

大音泰

左傳經目定詩

卷

左傳經傳卷之二十三
緡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皆其悼公黨

遂

反 愁魚親

經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書名謀亂故也

傳季平子立立七年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之子季孫費邑宰南蒯謂子

仲即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也子更其位更代也

我以費為公臣我以費邑為公家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仲

帶之子叔且告之故語以不出季氏季悼子之卒也叔孫

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昭叔

仲子欲構二家家使相怨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更音庚

語音御

適音嫡

也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是是叔仲故使昭子使叔孫昭

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媼也及此豎牛禍叔孫氏在四年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若不廢君命則固

有著矣若不棄魯君命則固昭子朝而命吏曰媼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顏言我將與季平子訟曲季孫懼而歸罪於

叔仲子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

謀季氏故三子謀去季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

先歸逃其副及刻聞費叛遂奔齊言及刻解經南蒯之將叛也

反 顏音何

湫音秋

三傳綱目卷之二十三
召八十二卷
二十

南崩盤

乎恤恤憂患貌湫愁深思而淺謀通身而遠志家臣而君

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也南

崩枚筮之泛卜吉凶遇坤三三上坤下坤之比三三上坤下坤

六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

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學易而知其義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坎險故強坤順故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

信也以率正為信之本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

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黃言非下不共不

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為忠不相

率事以信為共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非此三

當如字 夫音扶

者弗當非忠信善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

乎且易道正故險事不可以占今此中美能黃上美為元

下美則裳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元道居上故其美

參成可筮三美盡倫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參成將適

費飲鄉人酒南崩自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言南崩在費故為亂如杞生從我者子乎稱言從我可

不失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鄰猶親也去我必至

其親必有事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苟自遂不改便平子

欲昭子逐叔仲小蓋叔仲小構二家故季平子小聞之不

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

費人之歌

參音三

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來

經楚子伐徐

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

故也狄鄭亦以晉故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御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於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傳楚子狩于州來

冬獵

次于

潁尾

潁水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嚶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

楚子次于

乾谿

以為之援

夫為五大

雨雪

王皮冠秦復陶

遺羽衣也翠被

飾以翠羽

豹舄

以豹皮為履

執鞭以出

執鞭以僕析父

從夫從楚大

右尹子革夕

子革即鄭丹夕暮見也

王見之去冠

被舍鞭敬

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繇

楚始封君

與呂級

齊太公王孫牟

四

父音甫衛康叔晉唐叔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成王四國皆

有我獨無有

齊晉魯衛皆有珍寶之分器獨楚無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

分

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寶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昔我先王熊繇辟在荆山

路車也路籃縷

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弓棘箭以共禦王室不祥

齊王舅也

成王母齊

晉及魯

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唯命是服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昆吾少季連季連楚之祖故今鄭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此時舊許之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地屬鄭故云

辟音僻
筆音必
共音恭

遠去声

憂音即
又音更
與音預

鍼秘音
秘祕

相去声

增扶云名
反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爰鼎鄭敢爰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

鍼秘鍼斧也秘柄也破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父謂

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說其

心如響應聲如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喻已

楚國之望何王出復語王出又與左史倚相趨過倚相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善待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皆古書名三墳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即

謂之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欲極

祭側界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周徧也穆王乘八駿馬

反父音車馬轍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

南招音無所不徧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

詔又音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穆

支又音聞諫而止是以得善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

初其焉音煙能知之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王曰子能乎對

曰能此能知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悒悒安和貌式

甲兵情情然安和不用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王室法

用能昭明王之德聲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

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蓋是時王揖而入饋

不食寢不寐數日

深感于革之言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不能自勝私欲故及

於篡

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

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明年楚叛弑王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

也肥役在此年

二十二卷冬

